

鄱陽湖

歷代詩詞集注評
上

— Poyanghu Lidai Shiciji Zhuping

胡迎建

主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南昌）

鄱阳湖历代诗词集注评

上

胡迎建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三十家重点书刊出版单位之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鄱阳湖历代诗词集注评:全2册 / 胡迎建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10-06488-6

I. ①鄱… II. ①胡… III. ①诗词-注释-中国 IV. ①I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2846 号

鄱阳湖历代诗词集注评:全2册

胡迎建 主编

责任编辑:陈世象 陈骥

封面设计:揭同元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学术出版中心电话:0791-8689833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邮 编:330006

网 址:www.jxp-ph.com

E-mail: swwpublic@sina.com web@jxp-ph.com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67

字 数:1000 千

ISBN 978-7-210-06488-6

定 价:188.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5—2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人类古老文明都是沿着江河发祥的。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文明到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古老文明到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无不如此。由此也充分证明水是生命之源,是文明的摇篮。坚持生态伦理,保护好青山绿水,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基础,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在四大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有着阴阳相倚、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于有着崇祖尚群,归根、守根和寻根的本根意识,即所谓“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在于有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和品格;在于有着守护家园、守护母亲河的赤子之心。

历史昭示过去,也启迪未来。鄱阳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是中华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纳五水、通长江、入大海,它以其博大的胸怀养育着江西儿女,孜孜不倦、无私奉献。鄱湖如镜,映照古今。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在鄱阳湖流域建立生态经济示范区,这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思和觉醒。

为服务和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为这一建设提供历史文化支持,我提议举全学会之力,收集、注释、编辑、出版自古以来涉及鄱阳湖的诗词名篇。这一建议得到了省诗词学会同仁的一致赞同,并得到省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拨出了专项经费给予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为更好地让读者了解编辑出版的初衷,特刊登我作于2009年的一首词《水调歌头·登望湖亭》作为本序结束语。词的全篇如下:

两水汇流处,分隔是吴山。鄱湖五水通纳,一地入三川。时叹沧桑巨变,汉海吴城艾地,古镇越千年。历史风云载,岁月拂人烟。昌与盛,衰与败,问因缘。江山仍在,尤是旧貌换新颜。不见贾商云集,不见人家十万,遂候鸟家园。鹤立依王国,齐舞弄翩翩。

王 健 2014年10月

(作者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诗词学会会长)

前言

胡迎建

江西南北长而东西窄,三面环山,赣江、抚河、信江、昌河、修水五大水系汇入鄱阳湖,北与长江连通。鄱阳湖是江西的母亲湖,孕育着千百年来的文明。上古称彭蠡,唐代独孤及诗云:“百川灌彭蠡,秋水方浩浩。”(《登庐山东峰观九江合彭蠡湖》)清《一统志》云:“彭蠡湖在(南康)府(治星子)东南,广四十里,长三百里,巨浸弥漫,中有雁泊小湖。西接南昌,东抵饶州,北流入于江。”概写鄱阳湖形势之壮阔。据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等人考证,古彭蠡范围在北湖,即星子扬澜、都昌左蠡以北水域至安徽龙感湖、大官湖一带。至南朝唐宋以后,因地层下陷,湖域向南扩展至鄱阳山,始将彭蠡改称鄱阳湖,然文献中亦常沿用古称。

鄱阳湖是古代重要水上交通线路,过往鄱阳湖的官吏、文人众多,而本地文人也热爱乡土,鄱阳湖的魅力引得诗人们纷纷为之折腰,倾其才华讴歌。历代咏鄱阳湖的诗歌,是鄱阳湖文化的一大宝库。现特据本书所录,略加分类做一简述,以管窥豹,略见一斑,为读者阅读全书稍作提示。

一、鄱阳湖的地理特征与形势的描述

古人早已认识到,鄱阳湖在长江流域中起着调节江西五河与长江流量的作用。李纲过此,对这一带地理深有感悟,其《彭蠡》诗云:“神禹治水江为最,迺迤委蛇钟作汇。泓澄不独阳鸟居,浩荡端使群川会。群川已会江不湍,朝宗到海东南安。”群川汇为鄱阳湖,不仅是阳鸟所居之处,且因有了此湖,江河不至于湍急,由此徐徐输入大海,东南一带赖以安宁。所以他认为洞庭湖、长江三峡不足以相比:“世间此境良不多,洞庭三峡真么么。”清代梅文鼎《题〈匡庐彭蠡图〉为文江李醒斋学使》一诗可说是此诗的补充,但认识有不同:“君不见神禹昔导南条水,东迤北汇为彭蠡。表里江汉纳百川,洞庭其兄震泽弟。”清末大诗人陈三立则以如椽之笔,以形象的譬喻与拟人手法描摹其形势。如《泊湖口》一诗云:

宫亭迷首尾,但有瓠壶腹。引吭循舌下,哆口又微束。

大江横啗之,倾注无不足。余涎纳若拒,澄浊界匹幅……

起句言宫亭湖即鄱阳湖至湖口一带水域,口窄肚大,如瓠壶腹。至湖口一带,适如咽喉般窄小,而石钟山如口中舌头,张口而又略被紧束。将鄱阳湖当作动物来描绘,别开生面。长江横啗湖口,江水之余澜如涎,若纳而又拒收之。极写江湖吞吐之状。湖水清澈而长江混浊,形成清与浊的界线奇观,即“澄浊界匹幅”之谓。至“夜舟插罟罾”,转写石钟山之峻而多洞窟。写戍鼓之响、旄帜之影、“苍紫”之山色扑入鄱阳湖中、涛澜之拍岸,无不生动如画。其七绝《夜渡宫亭湖》次首诗中云:“宫亭湖尽蛇首尾,五老峰留蛟角牙。”言鄱湖尽处,犹如蛇至其首;再看五老峰,犹如剩下一点蛟角牙。均以龙蛇比拟之。

二、鄱阳湖壮阔之美与风浪之险

鄱阳湖烟波浩渺,湖汊水网密布,湖畔青山绿野相间。朝晖夕阴,春涨秋退,气象万千。舒眸畅怀,激发历代诗人多少遐思灵感,他们往往以夸张、联想、想象诸多手段,极力突出鄱阳湖的浩瀚汪洋。宋代王安石诗云:“茫茫彭蠡杳无地,白浪春风湿无际。东西揜舵万舟回,千岁老蛟时出戏。”(《彭蠡》)明代罗汝敬诗云:“三湘七泽相簸荡,蛰纳江汉沧溟俱。”(《彭蠡湖》)将鄱阳湖想象为三湘七泽在此一道簸荡,并远纳江汉之水。曾棨诗的艺术手法与其相近:“西江众流汇彭蠡,一色弥漫天接水。云消极浦镜光平,风卷云涛雪山峙。春流拍空浩渺茫,气吞七泽含三湘。晴影遥连洞庭阔,黛光倒浸庐山长。”(《彭蠡湖》)湖汇西江众流,故能成其壮阔,然气吞七泽,蕴含三湘,影连洞庭湖,则是发挥诗人想象力。万顷湖平如镜,风卷雪涛如山。明人夏寅诗云:“万顷汪洋接太微,平生襟量已惊非。”(《彭蠡湖》)竟然感到湖面之阔,足可上接星垣,叹息平生未曾料想到有如此壮观。

妙句如:明代苏祐诗云:“天势围同碧,云容漾转青”;“气薄衡庐润,波含翼轸摇。”(《渡鄱湖》)前二句写天包围着湖,与湖同一碧色。云映水中,荡漾而转为青色,形容极妙。后二句更是采取夸饰、想象手法,湖气上薄衡、庐两山,使之青润;翼轸星座映入波中,被波浪摇动着。与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杨惟休诗:“中流失南楚,大地坼西吴。”(《鄱阳湖》)因江西向称吴头楚尾,故云。而化自杜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流”句痕

迹可见。艾畅诗云：“大地远包吴楚坼，空天晴涌日星摇。”（《渡鄱阳湖》）也以此湖为吴楚之分，更想象日月星辰在湖浪中簸摇。实写虚写，融合无间。字字炼，字字响，字字壮。徐燊诗中云：“三江水涨银河接，万里潮回铁瓮通。”（《渡彭蠡》）则以为此水与银河相接，与铁瓮相通，极夸张想象之能事。众多诗人从湖汇众流之阔、风云之奇、光影之幻着笔，自见旷逸。

若是大雨湖涨之后，更见波涛滔天之势。清代曹龙树诗云：“重湖雨涨势滔天，讶是天吴驾涨涛。眼界遥翻秦岭雪，浪花暖泛武陵桃。”（《彭蠡湖春涨》）天吴，水神名，《山海经·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恍惚如天吴驾涛，惊涛如秦岭之雪，浪花如武陵之桃花，宛然如画。

鄱阳湖的壮阔与深邃，似乎蕴藏着难以探究的瑰诡。唐代张九龄诗云：“所适虽淹旷，中流且闲逸。瑰诡良复多，感见乃非一。”（《彭蠡湖》）泛游于空旷的湖中，心态闲逸，见闻既多，浮想联翩。鄱阳湖的瑰丽与奇诡是多种多样的，有“水碧”“金精”之类的珍玉：“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论。”（李白《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湖中有元气撑持，故不畏鬼物：“湖中造化不可知，别有元气相撑持。阴壑屯云状鬼物，恶沙横脚盘蛟螭。”（杨大鹤《彭蠡湖中遇大风雨歌》）湖蕴地灵，有贝阙、金庭：“南纪缘江介，重湖蕴地灵。十洲连贝阙，万宝秘金庭。”（苏祐《渡鄱湖》）更有蛟宫、鼉窟宅：“鄱湖百丈锁蛟宫，向夕飘飞广漠风”（徐渤《渡彭蠡》）；“庐山之阳彭蠡湖，鼉窟宅蛟龙居。”（罗汝敬《彭蠡湖》）在古人的意识里，水底的蛟龙、鼉偶尔会兴风作浪，给人们带来危险。

鄱阳湖纳五河，通长江，自古就是黄金水道。乘船是古人出行的主要方式，泛游湖中，天光水色，真乃赏心乐事。南朝刘琨《泛宫亭湖》中云：“滉漾疑无际，飘颻似度空。檣乌排鸟路，船影没河宫。”湖波滉漾，乘船飘荡似在空中，描摹情景如在目前。宋代徐照《过鄱阳湖》诗云：“港中如十字，蜀广亦通连。回望疑无地，孤舟若在天。”湖大舟微，万顷波澜，一帆轻快，愈能感受湖之壮阔。北宋赵忞诗云：“长波万顷阔，大舸一帆轻。”（《经彭蠡湖》）湖阔则大舸也如一帆之轻快。南宋张孝祥过吴城有诗云：“吴城山头三日风，白浪如屋云埋空。北来大舸气势雄。车帆打鼓声蓬蓬。”（《吴城山》）古时大船打鼓行进，于此可知。李梦阳诗云：“微风逗帆席，竟日展光耀。扬歌荡溟昧，鼓柁极窈窕。指顾异晨

暮，俯仰改观眺。”（《泛左蠡》）微风吹动着白帆，整天行驶在光亮如白绸般的湖面上，他的心情是异常愉快的。又清代赵执信《彭蠡湖》诗中云：

浩气中流转，烟光日周遭。层波碧离离，秋色寒滔滔。

冷然乘风游，托身任毫毛。仰观天垂象，旁见林露梢。

山移舟向背，目荡心飘摇。北望千帆走，灿若组紃交……

层波离离，秋水滔滔，湖阔船小，感觉人在其中，如毫毛之微。因舟行而感觉是山背向舟的方向后移。沈德潜将此诗选入他编的《国朝诗别裁集》，并评点“山移舟向背”五字“足抵一篇游记”。

清末胡雪抱《彭蠡湖中》诗云：“快随白鸟下晴氛，斜倚乌篷背夕曛。帆影耸疑天外剑，水痕旋作画中云。疏风阵阵无人语，小橹声声带雁闻。四顾秋芳摇落尽，渺怀何处礼湘君？”白鸟翩跹，乃白鸥之类。坐在乌篷船上，远望天边耸动的帆影如剑柄直立，眼前则是水旋浪痕，听到的是风声、摇橹声。情怀渺渺而悠然思吊湘水之神，笔致清奇。

鄱阳湖虽有雄奇壮阔的一面，却也有变幻诡谲的一面，每因大风而掀巨浪，湖滨沙山则黄沙蔽天。风浪之凶猛以及给人带来的生命危险，令人生畏。人们面对它，产生复杂情感，有对大自然的敬畏感、崇高感；历险而转平安，是人生的考验与锻炼。本书收有不少因阻风而泊船兴叹之作，也有描写遇风浪冒险前行场景的诗词。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诗中云：“凯风负我心，戢柁守穷湖。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规林地名不可考，诗人遇风而泊舟不能前，面临洪涛拍天的穷湖，遥望南岭。慧远《庐山记》云：“其山大岭凡有七重……七岭同会于东……其南岭临宫亭湖。”^①庐山七岭，南岭乃其一，揆之方位，正是后世所称汉阳峰，南临宫亭湖。酈道元记云：“南岭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山下又有神庙，号曰宫亭庙，故彭湖亦有宫亭之称焉。”^②谢灵运诗写到湖浪拍岸而岸崩之壮观：“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入彭蠡湖口》）

乘船于风浪中，往往变化莫测，险象环生，魂为之断：“客行不耐风波恶，魂

①清康熙版毛德琦撰《庐山志》卷十四“艺文”上。

②北朝酈道元撰《水经注·庐江水》卷三十九。

断渔歌到枕边”(徐熈《晓渡彭蠡》);“卷雾黄沙浪蹴天,衣冠同载泛湖船。”(练子宁《泛彭蠡湖》)徐湘潭诗中云:“掠耳雁声喧,斜阳云外昏。沙飞风有色,舟过水馀痕。浩荡心胸壮,波涛恐惧存。安闲输牧子,骑犊过前村。”(《过鄱阳湖大风》)波涛怒飞,即便心胸壮阔,也不能不存恐惧,哪里比得上那些牧童的生活安闲无虞。又李秀峰《渡鄱阳湖》:“一艇轻于叶,浮沉万顷间。湖宽天作岸,风浪猛如山。舵硬舟偏软,帆忙桨自闲。回头望匡庐,但见鸟飞还。”一舟如叶,浮沉万顷湖中。湖阔则恍如天作湖岸,风浪猛如山高。第三联更写出舟在大浪中的软弱和帆转之忙。

腊冬大风雪时,愈见湖浪汹涌、飞沙狂奔的可畏。苏辙《除夕泊彭蠡湖》诗先是写到微风渐大,“弋舟未及深,飞沙忽狂走”,忽然风浪大作:

初疑丘山裂,复恐蛟龙斗。鼓钟相轰脰,戈甲互磨叩。

云霓黑旗展,林木万弩戟。曳紫炫人心,振旅拥军后。

或为羈雌吟,或作苍兕吼。众音杂呼吸,异出殊罔白。

中宵复凝冽,飞霰集飞糅……

这一段诗对风浪的描摹异常生动,博喻层出不穷,狂风大作,发出各种不同的呼啸声。浪之汹涌澎湃,如山裂,如龙斗,声如钟鼓,激如戈甲,如黑旗翻舞,如万弩怒张,如羈雌挣扎,如苍兕怒吼,更加以夜半飞降冰霰。读后,对诗人的恐怖感受一如身临其境。

然当经过风浪之险后,更能领略风平浪静之怡悦。余靖《彭蠡湖》诗中云:“飓风生海隅,余力千里噎。万窍争怒号,惊涛得狂势。奔雷鸣大车,连彭声初厉。孤舟一叶轻,飘如旂在缀……直待浮云收,乾坤廓然霁。湖光万里平,波色连天翠。”风来声怒,惊涛因风而猛,舟如一旂飘荡空中,随时有倾覆之危。然一旦云散风息,转危为安,心灵也历经紧张、畏惧而归于平静。

鄱阳湖东岸左蠡、西岸扬澜,收束成瓶颈状,古名罌子口。此地浪急风大,诗中多有描绘,如:“一片云帆衔尾来,浪花怒拥雪涛堆。江流为泽原东汇,湖岸依山势左回”(明代吴名凤《左蠡》);“携尊何处陟崔嵬?左蠡森然铁壁开。孤棹帆依天堑去,大江风卷雪山来。”(清代黄有华《左蠡》)可见其地势之险要。诚如欧阳修《庐山高》诗云:“是为扬澜左蠡兮,洪涛巨浪日夕相舂撞。”行舟至此,不仅限于行进,且每有生命之虞。彭汝砺诗云:“路入扬澜险,心魂独惘然。

秋风浪飞屋，春雨水涨天。一叶渔翁艇，千钩客子船。相争蜗角利，平地看深渊。”（《过扬澜湖》）以水深有险而联想到人世社会为蜗角而争太不值得。又邵宝诗云：“彭蠡古来称险绝，其间左蠡尤腾说。两山对峙舟中行，白浪乘风昼翻雪。”（《发都昌》）方文诗中写到驾船者因赶行程而遭遇左蠡山下大风浪的可怕场面：“榜人贪涉不肯停，黄昏欲抵都昌浦。俄顷狂飚向西来，水声腾沸山崩摧。况兼雷雨助其势，同舟面色如死灰。急曳半帆回左蠡，暝黑仍驰二十里。”（《左蠡行》）浪腾水沸，如山之崩，乘船者惊恐得面如死灰。曹龙树诗云：“利名驱作水生涯，江走沙湾卷雪花。百叠帆悬烘日白，千条桅簇驶风斜。怕停险岸催文鹢，望祭灵祠噪墨鸦。此处想通银汉路，人间亦自有仙槎。”（《扬澜口风帆》）因为利名的驱使而不顾行舟之险，经过此处险岸，不敢泊船，唯有祭神以乞平安。然而他竟因而触发奇思妙想，也许此处与银汉相通，只要有仙槎便可往来。

三、鄱阳湖四季与昼夜湖景变化之美

鄱湖四季，景色各殊。春日水涨，恰是桃花盛开的时候，俗称“桃花汛”。白居易《彭蠡湖晚归》诗正是描绘这时的景象：“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气春。鸟飞千白点，日没半红轮。”春天傍晚，鸟的“千白点”与夕阳“半红轮”相映衬，对比鲜明而愈见清丽。后两联中的“何必为迁客”、“少有不愁人”，是迁客骚人之共鸣，乃启范仲淹《岳阳楼记》之绝唱。又明代林常诗云：“三月雨多风满天，湖中水高难系船。大鱼跳浪白如雪，好山隔岸青于烟。”（《风雨过鄱阳湖有感》）写春天之湖，雨多风大，湖涨鱼跳，好一幅风雨满天的写意图。秋天的鄱阳湖，水色氤氲，雁鹭成群，诚如吴国伦诗中云：“欲向匡庐卧白云，宫亭水色昼氤氲。千山日射鱼龙窟，万里霜寒雁鹭群。”（《鄱阳湖》）

昼夜日光月色的变幻之景，十分奇妙。清晓，天净如扫，日光瞳眈，如明人吴炜诗中云：“竭来晴日瞳眈晓，烟霭长空净如扫。”（《过彭蠡湖望庐山歌》）黄昏，则又如李元鼎诗中云：“旅望天方阔，茫然一苇轻。沙回两岸曲，日落两湖明。”（《珠矶晚泊》）从日落写到月升，湖景清明，淡泊心境，借景传出。曹龙树尤爱写月夜之湖：“月印波心珠滚动，波浮月色镜磨光”（《紫阳堤水月》）；“伴月涌成千里浪，和萤点破一湖烟。”（《落星石》）月印波心，波浮月色。月色涌动在无边浪中，萤光点点闪烁在烟霭中，这种恬静带来的是安宁感。夜晚行舟远

行，鄱阳湖给予人的是神秘深邃的感觉。宋代严粲诗云：“万壑气交会，今知楚泽雄。水明方辨树，雾合忽迷空。远浦沉秋月，孤舟乱去鸿。阑干已愁思，渔唱入萍风。”（《望彭蠡》）欲借水之澄明以辨别岸上之树，忽然雾气弥漫，什么也看不见。渐渐地，秋月沉没在远浦，舟船冲乱了鸿群。迷离恍惚之景，正是诗人心境怅惘的折射。又胡雪抱《晚渡舟中作》诗云：“倏然倚棹弄湖光，浊浪寥天两渺茫。只有纤纤眉子月，空明相证出寒芒。暮云层叠碧粼粼，流水斜阳旧复新。”乘舟摇棹，但见一弯纤月如眉，映照暮云叠叠、湖波粼粼，感悟到月夜湖光最美。

写月色湖波之美，还有陈三立《十一月夜发南昌》一诗最为人所激赏：“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前三句以微虫触人之感觉比喻露气，以卧牛皮肉之皱比喻波浪之起伏，将月光比作洁白的茧丝，包裹着行舟。连用三个明喻，想象奇特，诚如狄葆贤所说：“奇语突兀，二十字抵人千百。”（《平等阁诗话》）他的另一首《泊吴城》也是名作，写月夜之景真切：“夜气冥冥白，烟丝窈窕青。孤篷寒上月，微浪稳移星。”前一联用联绵词写夜气之白、烟丝之青，船中看月上，浪微见星移，静谧中见深邃高远。

刘大白是五四时的著名新诗人，但他早年的旧体诗功力深厚，如《鄱阳湖晓望思亲》一诗中描摹拂晓之湖：“一望满湖白。孤舟天水间。残星追落月，重雾葬遥山。”以“追”写月落而残星随后将隐之状，以“葬”字写雾气之重，炼字狠而重，十分形象。

四、鄱阳湖与山、岛相映之美

鄱阳湖中有岛，湖畔有山，相映成趣。湖之西北，雄踞庐山，于湖上仰望庐山之挺拔高峻，登山而俯眺湖之溟濛汪洋，一阴一阳，刚柔相济。名山名湖，相得益彰。历来兼言湖山之美的诗句甚多，如李白诗云：“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庐山谣》）这里说的是山映湖中。孟浩然诗云：“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晚泊浔阳望香炉峰》）这是在湖上乘舟而见庐山。邵长衡诗云：“湖势北摇匡庐动，江声西拥豫章浮。鱼龙昼啸千艘雨，日月晴悬一镜秋。”（《鄱阳湖》）重在写湖山之济美，风浪起则湖摇匡庐，晴明之时则湖浸庐山，莫不相映而妙。

若是行舟于湖，写船上观庐山的感受，别出心裁，也颇能写出一幅幅湖山

图景。明代李梦阳诗云：“匡庐彭蠡曲相连，伐鼓蛮歌趲进船。屏见云横石壁净，镜开日破浪花圆。”（《泛鄱阳湖》）吴炜诗云：“彭蠡章江一水长，千峰倒影连微茫。蛟宫贝阙渺何所，鲸吞鼃作安可量？謁来晴日瞳眈晓，烟霭长空净如扫。云锦屏开接斗杓，芙蓉路绝横飞鸟。”（《过彭蠡湖望庐山歌》）晴日鄱阳湖，倒映千峰之峭，哪里还见什么“蛟宫贝阙”“鲸吞鼃作”？但见庐山锦屏高接星斗，五老峰峰高路断。闵麟嗣诗：“宫亭凌晓发，浩淼乘长风。峨峨天子障，突兀来舟中。”（《湖中望庐山》）庐山嵯峨，突兀如来眼前。天子障即言庐山，这是远古时代的地名。《山海经·海内东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

湖口石钟山势奇秀，山色湖光宜人。在此远眺，鄱湖之浩渺、长江之奔涌尽收眼底。诚如清刘成驹诗云：“怪石森如画，名区冠蠡湖。烟波吞七泽，地势走三吴。远岫云屏列，秋江素练铺。何时泛小艇，良夜一怀苏。”极写此山之形胜，可列鄱湖之冠，乃因此地吞吐七泽，势接三吴，远山如屏，秋江如练。

自此南行有大孤山，一名鞋山。山崖随视角不同而变化无穷。似秀浮仙履，如青削芙蓉。舍舟登临，四面临水，置身烟波中，如入蓬莱仙境。黄庶（黄庭坚之父）诗云：“彭蠡百里南国襟，万里苍烟插孤岑。”（《大孤山》）从大处着笔，然后点出大孤山，其雄秀可见。历来诗人随其想象而巧设譬。如范成大将此山比为小冠帽：“大孤如小冠，插入渊沦中。”（《望大孤山》）冯子昌诗则将此山比作酒瓮：“一峰壁立青插天，天帝醉归遗酒瓮。要将日月强吞吐，留与烟霞闲补空。”（《登大孤山》）日月吞吐于此酒瓮中，想象奇谲。王渔洋则将鞋山比为仙人烟鬟：“宫亭湖上好烟鬟，倭堕初成玉镜间。”（《大孤山》）也有诗人将此山人格化，如蒋士铨诗云：“不党规模壮，无依气象尊。”（《大孤》）不事攀附，纵微不足道，也自能成伟丈夫。

将此山比为鞋履者的诗最多。宋代晁补之诗：“江吞湖卷气俱豪，崛起孤峰万仞高。归去婵娟买丝履，却应还我所忘刀。”（《大孤山祠》）巧于比拟，不滞于形似，以诙谐取胜。明代王守仁在《过鞋山戏题》诗中说：“曾驾双虬渡海东，青鞋失脚堕天风。”清代洪钧在《游鞋山》诗中生发一连串疑问：“何年玉女戏，只履堕天风？”“雨句复镌此，锦袜谁为缝？”又湖口人张宿煌《鞋山》诗云：

大姑仙子珊珊骨，手绣双凫朝帝阙。贞心不肯嫁彭郎，弓鞋翻被彭郎发。

红罗一只堕湖心，足迹千秋犹未没。大姑婆娑湖上来，湖风冷透凌波袜。

仙踪缥缈何定期？踏破玻璃浸明月。阳春有脚过重三，夹岸螺鬟青一发。

水晶宫里濯足回，踢倒银山万堆雪。可惜收拾姑不勤，江湖遗落人人说。

民国以后，湖口人杨赓笙借咏鞋譬妇女放天脚：“凌波微步又何神，一履依然水上横。五老踢开峰并峙，双钟踏碎石长鸣。时髦不作弓模样，古朴浑如铁铸成。天帝若夸天足美，莲花应逐浪花生。”（《鞋山》）以鞋山宣传了妇女走向解放的观念。

星子县城（南康府治）南有湖湾。李白诗云：“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豫章行》）湖中有落星石。齐己诗云：“此星何事下穹苍，独为僧居化渺茫。”（《落星寺》）黄庭坚诗云：“北辰九开隔云雨，南极一星在江湖。”（《题落星寺》）朱熹《和张彦辅落星石之作》中云：“嵌空奇石战惊涛，楼殿峥嵘势自高。四面真成开玉鉴，三山应是失金鳌。”突出的是落星石之奇、寺阁之高，以周围湖山之碧为衬托。王守仁诗云：“女娲炼石补天漏，璇玑昼夜不停走。自从坠郊玉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后。”（《落星寺》）以想象诙诡取胜，是《水经注》“坠星”说的发挥。陈翼飞也有诗云：“白榆何夕堕，危石青如此。疑是酒星沉，渴饥湖中水。”则将此石拟人化。

松门山在永修县东北，东西长四十里。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其山多松，遂以为名。北临大江，乃彭蠡湖。山有石镜，光明照人。”故东晋谢灵运有诗云：“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入彭蠡湖口》）唐李白因之也有诗咏：“谢公之彭蠡，因此游松门。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然石镜早已不可寻。

五、湖域生态与生活的画面

鄱阳湖水之清，诗中可证。明代前七子首领李梦阳任江西提学使时有诗云：“汉水亦太急，江浑又恁流。何如彭蠡泽，清莹解人愁。”（《彭蠡泽》）言长江水流之急而水色浑浊，哪里比得上鄱阳湖水的清莹，可以消解人们的忧愁。

鄱阳湖鱼鸟之多，诗中可证。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中曾写道：“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又白居易有诗句“鸟飞千白点”（《彭蠡湖晚归》），可见壮观。鄱阳湖洲向来为北方来的鸿雁群栖之地，项斯“遍地新潮落，连天众雁来”（《彭蠡湖春望》），即写湖水退后、众雁来归的状况。在吴城附近，其地

因赣江入口携带泥沙沉积,形成大片洲地,水草丰美,每当秋冬水退,鸿雁鹤鹑翩翩纷至,在此栖息觅食,这里是候鸟栖集安家的大本营。正如明代万时华诗云:“水国鱼龙没,晴天鹤鹤栖。”(《吴城》)

鄱阳湖是水云之乡,也是鱼米之乡。渔猎是千百年来人们赖以生活的重要手段,反映渔歌唱晓、打鱼晒网等方面的诗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北宋杨时有《鄱阳湖观打鱼》,记载了渔人用大型网捞鱼然后晒鱼于沙滩的情景:

秋高水初落,鳞介满沙脊。浩如太仓粟,宁复数以粒。

纷纷渔舟子,疑若俛可拾。横湖沉密网,脱漏百无十。

此可见深秋时鱼之多、捕捞之多、网眼之密。又如明代邵有道的《彭蠡渔歌》云:“欸乃清歌远近分,细听随口不成文。芦花点帽风初急,鸥鸟冲帆日欲曛。一曲遥从云外散,数声长傍月中闻。也知无限乾坤趣,半在烟波与水云。”渔歌互答,隐隐传来,却是随口而出的口头语,其实并不讲文采,却也自具天地间乐趣。余光谦《彭蠡渔歌》云:“蠡湖之上任风波,一棹渔蓑一曲歌。随浪去来无系束,声声常在月明多。”渔歌随浪飘荡,无拘无束。吴守为以《彭蠡渔歌》为题,直接写渔民生活,自是豪迈磊落:“短棹疏篷浅浅波,乾坤俯仰足高歌。得鱼沽酒江边饮,醉卧芦花雨一蓑。”

也有的诗直接描写打鱼晒网。曹龙树《宫亭湖鱼阵》诗云:“水帘钻破金鳞窠,浪锦翻开玉鬣飞。网撒网收循序进,归来较胜猎禽归。”渔民以网布阵,然后收拢,于是金鳞乱窠,玉鬣翻飞,这比猎禽的收获大得多。清代张射光《康郎晚眺》诗云:“万顷江流远岫围,晚来风静浪痕微。波心贾舶鸣榔去,湖上渔船晒网归。水势直兼残日涌,山形争逐断霞飞。幽人相戒登高望,常恐惊涛溅客衣。”风平浪静,渔歌唱晚,渔民晒网而归,家人也在祈求着外出者的平安。

人们羡慕那些渔民自由自在的生活,羡慕湖畔垂钓者有鸟相伴,忘却人世间的污浊。唐代杜荀鹤诗云:“只将波上鸥为侣,不把人间事系心。”(《赠彭蠡钓者》)连朱熹也想要辞官来享受一下渔家生活:“我愿辞世纷,兹焉老渔蓑。”(《落星石》)与民同乐也是诗人的向往境界,在诗中时有诉说:“静唱村渔乐,斜飞渚雁惊”(赵抃《经彭蠡湖》);“月下敲舷应共乐,风前弄笛自无愁”;“萍梗江湖空击楫,故乡好伴钓鱼舟”(邵孔谕《彭蠡渔歌》)。

鄱阳湖诗还蕴藏着多种信息,蒋士铨幼年在余干瑞洪的鄱阳湖畔外婆家

生活过,后回到那里,作有《过瑞洪》一诗回忆往事:“败絮围身卧母怀。船泊檐牙粮作饭,鱼生床角灶沉蛙。”可见当年水灾情景。蒋士铨还写了《鄱湖竹枝词》十一首,以民歌风味写鄱阳湖风光与生活。近代冷采芸因作《后鄱湖竹枝词》上百首,踵事增华,蔚为巨制。

又李秀峰《途中见水灾感作》云:“一白何空阔,滔滔世界浮。有村皆水面,无路不山头。客守堤边渡,人撑树杪舟。苍生呼吸里,怅望泪双流。”鱼米之乡,反受水灾之累,村庄全被水淹,路途盘纤在山头。行人伫立在渡口,焦急地等待着过渡,舟子撑着船,掠过树杪,真实写照,惨状历历如见,惊心动魄。

吴城在赣江入鄱阳湖处,向为江西四大名镇。陈三立《泊吴城》诗中云:“灯火喧渔港,沧桑换独醒。犹怀中兴略,听角望湖亭。”月夜泊舟,渔港繁华情景似亦隐隐可见。以物境与他举世皆醉而独醒的心境相对仗,措辞精警。其后,随着南浔铁路的兴建,吴城无复交通要道的地位,日渐萧条冷落。胡雪抱因有《吴城旅舍同仲兄苏存宿舟中之句》诗云:

入洛年华序阁心,揭来津渡与枯吟。水喧客枕淫淫梦,风渡汀沙飒飒音。

驿路别开珍异徙,湖楼犹昔管弦沉。百年纸醉金迷地,听厌渔郎说古今。

水喧客枕,风卷汀沙。有感于铁路之通,而赣省水运无复旧日之昌盛。吴城向为繁华之地,而今渐趋萧条冷落,徒供渔郎闲话。此类鄱阳湖诗可以证史,其史料价值值得挖掘。

六、鄱阳湖战事的咏叹

历史上,鄱阳湖发生过多次刀与箭、血与火的争战,成为兵事角逐的水上大战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结束纷争,开创安定局面,但战争是残酷的,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血流漂杵,生灵涂炭。咏鄱阳湖战事,抒发了人们对胜利的喜悦,蕴涵着兴亡的悲怆,对战事创伤的叹惋,对死亡者的奠念。

石钟山扼江湖之会,左蠡扬澜,向称西江锁钥。东吴周瑜曾操练水军于宫亭湖。东晋刘裕与卢循战于左蠡,底定江南。特别是元至正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更成为诗人们吟咏的主题。就连朱元璋获胜后也曾登石钟山观音寺,感谢神灵保佑,手书“济岩”并赋诗云:“一色山河两国争,是谁有福是谁倾。我来觅迹观音阁,惟有苍穹造化宏。”自诩上符天意,夺得天下。尤侗诗中將朱元璋比作真人:“艨艟火攻血模糊,真人手挽金仆姑。一矢贯睛殒头颅,康

郎转战开鸿图。至今壁垒摇菰蒲，夜雨鬼哭青磷芜。”（《鄱阳湖歌》）双方作战的激烈、战后湖岸的阴惨荒凉，一一写来，如临目前。

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水战时几濒绝境，自折三十六员将领，大胜后下旨令在余干康郎山建忠臣祠。章士馨因有《康山忠臣庙怀古》诗云：

蠡湖波撼吐还吞，当日曾闻碧血浑。晓角悲鸣山月里，灵旗暮卷阵云昏。

躯投鲸浪原臣分，死赐龙袍亦殊恩。郁郁金陵王气迥，九原应得逐忠魂。

湖浪之撼，流血之浑，角声之悲，旗卷阵云，构成悲壮的画面。此诗又如一篇悲恸的祭文，忠臣甘为主死，死后能蒙封赏，也是值得的。君臣之谊，言之恳切。张焘《康山忠臣庙》诗云：“焚炬未应夸胜算，覆巢原已划先筹。”则认为火攻还不算高明，其实早已筹划了朱军全歼陈军的战略。

明代李梦阳在任江西学政时作《鄱阳湖十六韵》：“太祖平陈日，楼船下此湖。波涛留肚色，天地见宏图。水上开黄屋，云中下赤乌。士犹询后载，戈已倒前徒。力屈鲸鲵仆，声回雁鹜呼。横江收玉笋，跨海定全符。文轨遥通楚，梯航迄至吴。虎贲虽莫敌，龙战岂全辜。血染犹丹草，骨沉空白芜。汀洲夜寂寂，霜月鬼呜呜。杀气鼉鼉徙，腥风岛屿孤……”笔力酣畅，大气淋漓，氛围悲凄，然战争场面不过是对过去的缅想，眼前的所见只是战后的荒凉场面。

无独有偶，清末王子庚也步李梦阳诗韵，作《鄱阳湖用李空同韵》诗云：“神禹渚成后，东来第一湖。亘绵四州境，横纳十川图。地好居阳鸟，天教引渴乌。上游资险要，前代用师徒。竹盾看飞渡，膏油听惨呼。康郎摧贼胆，樵舍督兵符。战血余江汉，雄心控楚兵。鱼龙归静气，鲸鳄伏全辜。自我停青雀，连天莽绿芜。照人还潋潋，吊古每呜呜。鲁酒迎风热，吴钩带月孤……”此诗先作铺垫，将鄱阳湖的地理形势作一番概略叙述，然后切入大战的激烈场面，最终伏杀鲸鳄一般凶猛的陈友谅。无论是布局章法还是诗的句法与词语，与李梦阳并不雷同，前者气势酣畅，后者元气淋漓，各具风格。

正德年间，王阳明在鄱阳湖大败宸濠之后，所作《鄱湖战捷》诗云：“甲马秋惊鼓角风，旌旗晓拂阵云红。勤王敢在汾淮后，恋阙直随江汉东。群丑漫劳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飞龙。涓埃未遂酬沧海，病懒先须伴赤松。”此诗吐露了他的复杂矛盾心理，自知能像唐代郭子仪那样有勤王的功劳，战争胜利了，理应兴奋，但功高震主，一方面将功劳归于天子，一方面急流勇退，欲辞职效张良

作赤松子之游。

太平军来江西，鄱阳湖北部及赣东北地区多为其占据。咸丰间，太平军石达开部固守石钟山，与曾国藩所率湘师展开血战。湖涛血涨，石壁膏流，为这一带蒙上惨黯的阴雾。后来彭玉麟率水师攻克石钟山：“先生乘风下中流，旌旗蔽江外援休。月台山，梅家洲，瞬息之间成荒丘。笑指培嵝诘朝战，漫空炮火飞一片。尺腿寸臂血模糊，铁马金戈阵雷电。”（万起鸿《贺彭雪琴观察克复石钟山》）这就是近代战争的残酷与惨烈。鄱阳湖因太平军战事而显得凄迷，诗中时有所见，如：“蠡湖三百里，波浪何浑浑。烽烟四相接，目极心烦冤”（黄振成《登南康城楼》）；“浩劫乡邻惨，烽烟骨肉惊。”（万起鸿《避寇》）

还有的咏战事诗未确指是哪一次战争，我们也可以看出是对战争的谴责。正如明代陈嘉谟《落星石》诗中云：“大船驾海貔貅来，战罢湖中血波赤。”龙文彬《鄱阳湖棹歌》中云：“白旛黄屋战当年，彻夜鱼龙不敢眠。万顷波澜犹壮阔，萧萧枫荻锁寒烟。”湖波成为血水，战争时连鱼龙也不敢入眠，鄱阳湖虽然波澜壮阔，然无处不是萧瑟景况，可谓婉而多讽。战争带来的不仅是生灵涂炭，而且贻害湖山，人们厌恶战争，需要的是安定和谐的社会。今日读到此类诗，不仅是反思，更是几分警惕。

历代不少诗人，无论是过往鄱阳湖中，还是生长在鄱阳湖边，或是在周边地区仕宦，他们都领略了鄱阳湖的大好风光，都力图了解鄱阳湖的历史、地理、掌故，故能为鄱阳湖倾注心血而作诗，或宏观或微观，或从某一侧面反映鄱阳湖的风情万千，足以证明鄱阳湖诗词的内容丰富，风格各异，也流露了他们对鄱阳湖的挚爱，展示了不同时代诗人的心态、艺术才能。

就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作诗词的搜集、注评、出版工作，意义重大，有助于从时间与空间广度与全面性来认识、研究鄱阳湖的历史与现状，有助于从历史角度来研究鄱阳湖的生态变化，有助于领略鄱阳湖的风光之美与人文内涵，而史志中难以有如此丰富生动之材料。如要进一步研究历代鄱阳湖诗词的发生与流传、鄱阳湖作者群体的形成，此书可说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性的文本。

2014年10月